



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110(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以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增 编

秘书长谨向大会各会员国转递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马克斯·范德尔斯图尔先生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6年7月23日第1996/277号决定编写的关于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临时报告的增编。

附 件

在关于伊拉克的任务规定的架构内
派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实地特派团的报告

1996年10月14至24日:

采访来自伊拉克北部的难民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一、 导言	1 - 4	3
二、 法外处决	5 - 6	4
三、 使用武力太过以及没收和毁坏私人财物	7 - 8	5
四、 任意逮捕和监禁	9 - 10	6
五、 被迫迁居	11	7
六、 大赦令的影响	12	7
七、 结论	13	8

一、导言

1. 人权委员会1996年4月23日第1996/72号决议第8段决定派出人权监察员“至一些地点以便改进资料流通和评价,并且协助独立核查关于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在执行该段规定时,并且考虑到伊拉克政府拒绝就在伊拉克内安插人权监察员一事提供合作,特别报告员请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派出工作人员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选择该地点是为了向那些因1996年9月初伊拉克北战事而于最近越境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拉克公民听取证言和报告,因为这些人声称是伊拉克陆军和保安部队,特别是在埃尔比勒及其周围地区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或目击者。

2. 本节叙述特派团的调查结果,所根据的资料是人权事务中心两名工作人员于1996年10月14至24日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得到的资料,同时考虑到其后在日内瓦收到的文件资料。这些工作人员在出差期间访问了五个难民营,并且得到来自伊拉克北部一共50名难民的详细证词。他们还同政府间和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其他有关人士会晤,所采访的难民分为三类:(a)一辈子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b)在伊拉克北部只住一段时期的阿拉伯人(许多人为了躲避伊拉克政府当局而充当难民),其中包括逃兵和一些伊拉克反对团体的参加者;(c)由于指称的阿拉伯化政策,土库曼人被迫离开在基尔库克的家园,而于最近到达伊拉克北部。所访问难民营的人口都是在1996年9月初事件发生后到达的。因此,下文所述的事件不涉及10月所爆发并造成大批人越境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战事;特派团完全未同新来者会晤。特别报告员对伊朗伊斯兰政府所提供的合作表示感谢,因为它迅速回应他关于派遣特派团的请求,让联合国工作人员不受阻碍、顺利进入他们所指认的区域和难民营,让他们自由地和有信心地同所挑选的人士交谈。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努力为数以千计处于危急中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3. 所有受访者都就伊拉克北部情况提供最新资料,受访者来自伊拉克北部不同区域,其中包括埃尔比勒、苏莱曼基和基尔库克以及 Chooman、Kesri、Rowandiz、Koysanjak、Raniah 和 Qaladizah 社区,逃兵和参与反对行动者通常有

个人以往受迫害的历史。不过,访问集中在两个主要派系,即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之间最近发生战事后伊拉克北部的现有情况的资料。

4. 大多数受访者说伊拉克军队和政府保安人员进入北部领土,展开显然旨在消除剩余的反对份子的行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难民说伊拉克保安人员(A1 Amn -al Khas、al Amn Al-Amma、军事情报和 Mukhabarat 单位)使用各种方法恫吓该地区那些被视为与伊拉克政府为敌的住民,使他们不能发挥影响或者进行活动,并且破坏这些团体过去于北部领土不在巴格达政府管治下的五年间所使用的所有办事处和后勤。据说住在该区域的所有非库尔德人均被假定为反对分子,要么立即遭受包括处决在内的法外制裁,要么则被逮捕押解至摩苏尔、基尔库克和巴格达。

二、法外处决

5. 几个在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逃离埃尔比勒的人估计该地的有数以百计的人丧生。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受访者解释说伊拉克保安部队在库尔德民主党党员的协助下,在干预埃尔比勒的头一天即对所有反对团体属下的办事处采取行动。这些行动造成伊拉克国民议会、伊拉克土库曼民族党、伊拉克国民党、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几个办事处遭受破坏。行动之际被发现在这些政党的办事处内的党员据说即时被处决。许多受访者说由于所有这些行为在干预的头一天进行,这种行动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目的在于扫荡和压制活跃于该地区的所有反对团体。

6. 大多数受访者报导,在库尔德民主党党员的协助下,伊拉克保安部队处决了伊拉克国民议会、伊拉克土库曼民族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成员。下列的具体证据是根据这些人所提供的证词。

(a) 1996年8月31日,伊拉克国民议会部队第3旅的96名军人在 Qushtapa 地区其军营附近被就地处决。一名在寻找儿子的遇难者母亲描述发现地上有70具以上的尸体。这些尸体分为二组,一组共有50具尸体堆在一起,似乎是同一时间被处决,另

有20具尸体散落在营地各处,似乎是逐一被处决的;

(b) 有人指称在同一天,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民主党人员进行联合行动,攻击位于埃尔比勒西区的伊拉克土库曼民族党的一个办事处。据说民族党成员和伊拉克部队之间的战斗造成11名以上土库曼人死亡;

(c) 第三个案子是伊拉克保安部队据说特别针对一群在埃尔比勒Sallahudin大学就读的伊拉克阿拉伯裔学生。据传70名阿拉伯学生中,三分之一被逮捕并处决,三分之一逃至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其余三分之一现留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d) 据说在事件发生期间有4名阿拉伯裔医生被处决。

三、使用武力太过以及没收和毁坏私人财物

7. 根据访问期间听取的证词,埃尔比勒和伊拉克北部若干其他地点(例如 Inqawa、Killek、Peer Dawud 和 Qushtapa)在政府军和库尔德民主党部队到达之前,受到了固定式火炮和坦克的不分青红皂白轰击。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使用重炮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伤亡,并摧毁了许多私人财物。伊拉克安全部队这样攻击之后,乘坐平民和军事车辆进入,并对反对团体成员所属房屋进行搜查。在攻击后进入埃尔比勒及周围村庄的部队据传焚烧和摧毁一些房屋和地方政府建筑,以及大学建筑物和设施。此外据报,埃尔比勒的主要工厂连同值钱的机器都被拆除,运往伊拉克政府控制的领土。

8. 许多难民说,数十间属于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特别是被推定为同情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人)的房屋都遭到洗劫,并被库尔德民主党成员和伊拉克安全人员接管。干预期间内,房东不在的许多其他房屋也遭到洗劫,因为不在家就被认定是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支持者或反对派成员。大批私人车辆(大多数是属于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和被推定为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同情者)也都被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民主党部队成员偷走。

四、任意逮捕和监禁

9. 一些受访者报告说,伊拉克部队(Mukhabarat 和 Istikhbarat)按照载有被假定是反对派成员的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姓名的名单挨家搜查,库尔德民主党成员协助其搜查,因为他们熟悉政府情报人员有兴趣的地点和人物。据报告说,所有被找到的人都送到埃尔比勒的临时监禁地点如库尔德议会堂初步审讯。如果这些人被认定为负有明确责任的反对团体成员,他们就会立即转送Mossul、基尔库克和巴格达进一步审讯。根据收到的报告,伊拉克军袭击Inqawa城的若干间房屋,寻找阿拉伯人。因为没有找到这些人,就把这些人的亲戚当作“人质”。约有20户人家据说在这个地点受到这种待遇。Salahuddin 城是伊拉克国民议会总部所在,据说约有150家被捕,并送往不明地点。同样的措施也用于埃尔比勒,有数十家人被带走。大多数受访者都看到所有这些人被运走,以及若干辆载运汽车。

10. 根据听取的证词,反对团体的若干成员在各别办公室被带走。举例如下。

(a) 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在埃尔比勒的办公室为伊拉克 Mukhabarat 和库尔德民主党部队进行的联合行动逮捕。

(b) 伊斯兰劳工组织的十九名成员以及到办公室的五名访客都被伊拉克部队带走。若干消息来源报告说,所有这些人被送到 Mosul,在送往巴格达之前都受到政府情报人员的严重折磨。五名访客之一是 Hassan al-Tamimi 博士(来自Bassra城的阿拉伯人),他不曾参加任何反对活动,只是在埃尔比勒的医院医治铊中毒病人,负责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虽然Hassan al-Tamimi 博士个人的人权长期被侵犯,但据说他并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在被捕时只是去见友人。

(c) 1996年9月1日,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拉克Mukhabarat 和Istikbarat 联合团体攻击在埃尔比勒的伊拉克土库曼民族党电台、电视和新闻大楼时带走8名工作人员。受访者还说,1996年9月2日,位于埃尔比勒的伊拉克土库曼民族党总部受到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拉克情报人员联合部队的袭击。伊拉克土库曼民族党的四名人员据报

告说在袭击时被杀,另有11个人被带走。据报土库曼其他组织的其他成员,例如学生和妇女组织,都被带走,使被带走的土库曼人数超过250人。

五、被迫迁居

11. 在难民营的所有土库曼人指称经常受到压迫和迫害,这些人声称他们住在基尔库克时都经历此事。这些行动包括无罪状拘捕、国内驱逐或流放、以及没收个人财物及房地产。这些压迫和迫害据说是来自关于在土库曼人占人口大部分,和住得很久久的基尔库克以阿拉伯人取代土库曼人的政府政策。此外,基尔库克管区接受访问的土库曼公民作证说,他们买卖房地产都有限制:他们声称只允许卖给阿拉伯人。例如,一位土库曼妇女(巴格达大学的毕业生,最近移居埃尔比勒)作证说她与家人一起住在基尔库克,1994年他们被命令搬到伊拉克南部或北部区域。为了强迫执行这项命令,他们逮捕了她兄弟,在他们家搬走后,便立即释放。当她的家人答应搬走时,警察局发给了一张行政证明,核可出售他们的财物和房子,但只能卖给阿拉伯人。另一位从基尔库克来的土库曼人叙述了同样的故事。他说,1995年11月23日,伊拉克当局逮捕了他的父亲,为的是迫使他们离开这个城市,搬到北边的埃尔比勒或Suleimaniyah 或南边的某处去。他的家人收到10天事前通知,故无法从容地出售财物或者房子。1995年12月3日,他的父亲从羁押中获释,他们离开基尔库克到Suleimaniyah。这种措施与特别报告员以前的报告相符(参看诸如E/CN.4/1994/58,第59和140段)。

六、大赦令的影响

12. 1996年9月11日革命指挥委员会颁布了第97号令,给以库尔德自治区所有伊拉克公民“全面大赦”。但是这项命令包括某些排除在外的情况,引起预定受益者的关切。具体地说,被控“洗劫国家财物”或“替外国人刺探消息”的人明令不得赦免。由于这种例外情况缺乏详细规定,可能会被任意适用,无法赢取居民的信任。

确实,接受访问的难民中没有一个人表示对这个法令有信心。一些人将这个法令比作给萨达姆·侯赛因女婿的赦免,后来一回到伊拉克,就被杀死。其他人说,这个法令只是“一纸具文”或者甚至是“漫画”。

七、结 论

13. 特派团出差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听取的证词证实了特别报告员以前收到的报告所述。它们详细叙述了文件资料齐全的伊拉克政府的典型措施。这种措施不可否认的影响是恐吓居民,消灭反对派和强迫居民就范。大多数人面临这种恐吓,宁可再度翻山越岭,跨过国际边界,逃往未知环境,寻找庇护。总而言之,听取的证词证实了伊拉克政府的性质和行为与特别报告员就任以来所报导的毫无改变。
